

念山想河

□ 马明高

不得不说,我是一个念旧的人。
坐在大巴车上,在去曹溪河的路上,我不由得就想起了不久前故去的王槐先生,想起跟蒋建林与他儿子一起吃饭聊天的情景。他儿子不是十分健谈。但我总是想从他儿子这里了解到王槐先生的近况。我知道他这两年身体不大好,基本上是在家不出来了。要是说起对曹溪河这条沟的了解,包括对宜兴、贞兴、河底和必独这几个村的了解,真的他是第一人。王槐先生真的是现在农村里少见的热爱家乡文化的人。好多年前,在宜兴村农耕展览馆里见到他的情景,至今难忘。他为了办这个馆,可下了很大的功夫。里面都是他四处寻找、收藏的风物,还有他收集的旧书杂志。可惜故人已逝,令人伤感。大巴车已经拐过弯进入曹溪河了。我望着车窗外翠绿茂盛的树木,默然无语。

曹溪河不仅是一条河,而是一条深深的沟。曹溪河是孝河的支流,《孝义县志》旧志上也称“漕溪”。清乾隆35年县志载:“漕溪,源出城西南三十余里玉泉山之南麓。”玉泉山,旧县志上也称“峪泉山”。曹溪河发源于孝义驿马乡关家口一带,途经小南庄、师河底、道相、必独、宜兴、贞兴、河底等老村子,向东北行40余里入孝河,后汇入文峪河,进黄河。在中国,任何一个和黄河有了牵连的地方和东西,免不了都是古老的。所以,曹溪河这条深深的大沟里,山连着山,水绕着水,河两岸的大小村乡都是千年古村。真的,我从心底里喜欢宜兴、贞兴、河底、道相、必独这些村名,很有古韵气息。尤其是宜兴、贞兴,两村同用“兴”字,真好。“兴”字的本义是“起”,多称“起兴”,且又与“宜”、“贞”相连,足见其这里的老祖宗多么得有文化。

眼前的曹溪河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一下车,看见的便是造型独特、洁白雅致的曹溪河游客服务中心,前面的广场上喷泉或升腾或坠落,或婉约或豪迈,与幽远的音乐相呼应,融于一体。其身后是绵

延不断的美食小院、农家乐和农产品展示馆。再往上就是一片清幽雅静的民宿高楼小院。轰轰烈烈的文旅热潮给这里带来了极大的人气,乡村文化人才大赛,五一假期旅游启动,宋小宝专场文艺晚会,一场接一场的文化活动,将这里变得人山人海,打破了昔日的寂寥,激发了沉睡山河的生动活力。

到了一个地方,我总喜欢到高处览胜。站在宜兴村南坡下的揽月楼上远望这里的曹溪河真是好啊。对面的山上有笔塔。一片茂盛的树林草木中,高耸着直插天空的笔塔。笔塔,古称“天下一支笔”,都是希望本土故地人才辈出,出文曲星,出大笔杆子,出文人,文风昌盛,文脉不断。像这样的笔塔,在山西也是少见,笔杆高8米8,笔头高1米1,整个塔高9米9。塔身为八角,用砖和白石灰浆砌筑而成。建筑年代不知,村里的老人们说始建于南北朝,后来修复几次,说抗日战争期间,驻扎在孝义的日军用小钢炮炸掉了“笔头”,想环这里的风水,后来,村民们就把“笔头”抬回宜兴村里,一直保存在村民张广杰家里。山下是巍峨庄严的普佛寺。一长溜红墙内,绿树成荫,毗卢殿、玉皇殿、观音殿、三太子殿、弥勒佛殿、关公殿、水母娘娘殿、四姑娘娘娘殿等,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威严肃穆,佛法深远。眺望远方,我不由想起几次和定坤法师在普佛寺聊天的情景。寺底看不清楚,肯定是蜿蜒曲折的曹溪河了。过了大路,便是一片崭新的天地。往下望,一片花海。近三百亩的月季园里花海浪漫,缤纷四季,几十种各种各样的月季花争奇斗艳,你挤着我,我挨着你,你望着我,我想着你,新鲜的、娇嫩的、硕大的、小巧的,斑斓多姿,摇曳生香,它们和着花海里的假石峭岩、清水瀑布、沟溪响流,来这里游览的少男少女、青年伴侣,在草坪上闲坐,在林下广场幸福里散步,在婚礼花田里举行仪式。节假日和周末的时候,这里的弯弯小道上,山坡草从里,人游如织,丽影飘香。在水滴园、吉他园、白鸽园,在智慧

园、甜心园、携手园里,在露天剧场、中心广场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从初夏六月就开始了“月季花神推荐官招募评选”活动,使曹溪河里的夏天更加热烈。

这里是属于年轻人的地方。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自然喜欢念旧,喜欢在闹中取静,喜欢安静,喜欢老村古树,喜欢旧物老庙。下了揽月楼,登上石级,就看见了揽花溪民宿。这里是另一番意境。一排造型典雅的两层窑洞前,透着淡淡木调清香味儿的木廊整齐有序,挂着红色喜庆的灯笼。点缀其间的小亭石桥有人闲逛。亭上挂着鸟笼,发出清脆婉转的鸣叫声。桥下碎石透迤,溪水潺潺。游历倒影里鱼儿游弋,苔藓绿草摇曳。好一派清静的世界啊!

坐不住,站不稳,到了生动活泼的大自然里,我就又变成一个好动的人,自然是这山望着那岭高。以前听王槐先生讲过,宜兴村南是金寨埡和银寨埡相望,村里的人叫佛手山。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只是过了揽花溪民宿,看见了那条通往村里的弯曲长城,就顺着往上走。记得吴汉国老市长写过一篇《春秋里的漕溪风貌》,说北上一道大坡就是宜兴村的八槐街了。还没有看见那些老槐,但是一听这三个字,心里便是美滋滋的了。看见那个三官庙了,已经修复完成了,小巧玲珑,雅致古朴。外顶部是东西歇山顶。庙顶为双柱檐歇式,上面的那些五脊六兽砖雕,灵巧可爱,俨然生动,让我伫立仰望。庙内拱形无梁,村里的人叫枕汰窑。庙内面西供奉着观音、文殊、普贤,面东供奉着天官、地官、水官。里面的木雕、砖雕、楹联、匾额等都是新的了,倒也彩绘精致。好亲切!庙前的石头碾槽在那儿直挺挺立着,那根粗粗的长木杆穿过立着的石碾显得漆黑如铁。记得他老人家在文章里写道,在这个过去村民用来碾米的碾槽上,经常坐着一位老人望着山下的河滩发呆,旁边有一只小黄狗与老人不离不弃。这个画面异常深

刻,读后让我至今难忘。

终于看见了,我心心念念的龙天庙。就在村东,坐北朝南,呈凤凰开屏像。始建于元朝大德年间,明嘉靖年间修葺,“破四旧”损毁严重,近年又修复。穿过一大道,就进入龙天庙了。龙天大殿为五间通殿,设正殿和配殿,歇山顶式,宏伟壮观,金碧辉煌,曾享誉汾平介孝,因其奇特建筑被称为“庙中庙”。正殿内供奉有龙天爷、神农伏羲、财神爷及配佛。配殿东供奉犁铧爷,西供奉马王爷。最为让人惊讶的是,殿内现存明代绘制的“龙天爷出巡图”大型壁画,场面宏大,色彩鲜艳,笔触细腻,形象众多,神态各异,尤其是各种神仙人物形象,龙凤仙鹤图,电闪雷鸣和施雨图,栩栩如生,令我震撼,可以称得上是三晋难得的艺术瑰宝。庙内有古戏台、钟鼓楼、东西厢房。还有一棵千年古柏,长得遮天蔽日,碧绿茂盛,散发着浓郁的祥瑞气息。

村西还有一个庙,叫如庵庵,村里的人习惯叫西庙,是一所老式大院,院内亦有高大古老的柏树。院中心供奉佛教护法神伽蓝,北面正窑供奉着菩萨和罗汉。村里的老人说,古时庙里先是住着尼姑,不知什么时候变为和尚,而且是三个和尚。老和尚活眉白须,满腹经文,方圆数十里都有名气。两个小和尚朴实无华,师徒三人相处和睦,生活节俭,庙里却香火旺盛。他们还常常外出讲经说法。明永乐年间,东山脚下一大富商家办丧事,师徒三人被请去念经,本地众僧本想刁难他三人引领,他们引领后,本地众僧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从下手,汗水淋漓,从而让这个和尚名声越传越远。

村里还有杨氏宗祠。从杨氏宗祠出来,我就不由地又想起了王槐先生。心想,要是先生还在的话,又能给我们讲宜兴村的药王庙,讲贞兴村里的雷音寺,讲必独村的清善寺和清泉映塔。如果要是心情好的话,还能引上我们爬上玉泉山顶的断崖山上,到贞兴村东北找到雷音寺,说啊呀呀,这可是相传明代嘉靖32年进士,隆庆年间兵部尚书霍冀为还愿所建的啊!霍冀可是咱自宋朝以来担任职位最高的大官呀,那可是《明史列传》里的人物呀,那可是著有《九边图说》的大人物呀。不说了,不说了,就说我家墙上挂的一副古楹联吧,巍巍峪泉山一塔似笔,南墨北砚,直书千秋歌仙境;潺潺漕溪河两岸如画,东川西壑,畅流万里碧波汪洋。

此时此刻,天歌仙境早已不见,碧波汪洋更是妄想,就连仰头高声诵读这古楹联的王槐老人也于前些时日离我们而去。

游曹溪河,看宜兴村,我不能不念人忆旧、念山想河呀!

旧石器

□ 吕世豪

不知是从那一年开始
这一对欢快的碾子
变成了旧石器的
碾盘躺在那里
碾盘也躺在那里
这两块不会说话的石头
已经不再互相摩擦
不再把一些圆滑的粮食
变作一袋袋的粉末了
它们静静地躺在
各自的草丛里
变得痴呆 变得有力
它们已经成了旧石器
但距离旧石器时代尚远
它们并没有见过猿人
那群浑身披着毛发的粗鲁家伙
我也曾推过多遍
听过它们歌唱与叹息
后来没再推过它们
再过一个百年
它们也许还躺在这里
成为一对当代的无字碑
成为被后人瞻仰的旧文物

拉提琴的小姑娘

□ 李三处

把生命嵌入音符的天地
一个休止符能使你汗如雨
纤细的手指搅乱了优越和安逸
把青春押进了四弦的缝隙

真情就像那月光下溅起的水波
折射着憧憬燃烧的韵律
挥臂托起幽深的寒夜
目光咬着粉红的晨曦
命运之神给你一次多彩的选择
你把一条坎坷的路铺向了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

倘若有一块玫瑰色的云天
你会像一只雪白的鸽子
从瓦楞上飞起
去寻找那暮的歌、绿的雨
和音符用尾巴编织的墨菊

一切都是美好的
拉提琴的小姑娘
追求在岁月轮回之后
一定会有丰厚的机遇
生活将经历一场情的沉向
再度上一层透明的诗意

绕过那道河湾

(外一首)

□ 边草

绕过那道河湾
父亲应该就在地里,腰弯得很深
翻地,除草,或者施肥
这些只是时令迟早的事情

我在异乡的风里,在城市的街衢
总能嗅到父亲的气息
滴落的汗水,烟熏的衫衣
胸间时一声咳嗽,悲苦时一声叹息

日子从东到西
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播下希望
年老的时候,收获着微薄的欣喜
默默无语

我是不能平衡的,常常流着泪滴
在深夜,在清晨,在傍晚
在父亲沉默着希望和耗尽的日子里
无能为力

也只是在梦里,我不止一次地
在清晨扛着锄头,在傍晚
荷锄戴月归去
绕过那道河湾。同父亲一起

猜测父亲的幸福

少有几夜,父亲是悠闲的
早早起来,吃些素淡的东西
然后,去街头
听人们讲说无关痛痒的话语

在热闹的边缘,父亲木木地站着
像谷地里站着个稻草人
胸膛装着笨重的铁犁
只有听了勤劳与智慧的时候
才露出些微笑意

我躲在风里,猜测父亲的幸福
猜测风经过的和将要到达的地方
猜测父亲的思想里究竟想着谁
就像猜测一截苦瓜,浸泡在凉凉的
醒目里



李够梅 摄

古槐赋

□ 田文海

汾阳市三泉镇员庄村正街,居中有坐北朝南程家旧住宅。院里有棵千年古槐。古槐枝繁叶茂,主干四五米高空心成洞,洞口仰状,斜切。倭寇侵占汾阳时期,曾有我方抗日人士藏匿树洞,成功脱身。至今常有百姓虔诚祭拜,禳灾祈福。是以歌赋。

在水一方,大美汾阳。
在水一方,大美汾阳。
人口千余之众,耕地千亩之广。
民风质朴善良,人文蔚然磅礴。
东西正街北向,居中程宅堂皇。
东侧毛院奇观,古槐茂盛昂扬。
考其年寿时光,已有千岁担当。
华盖巨冠,雍容广张。
仰二十米高柱,合三人抱周长。
空心向天,胸怀坦荡;老皮龟裂,坚韧顽强。

槐畔古井,三十米深水漾;槐下磨坊,两盘石磨粮芳。
三春新绿竞相,初夏嫩花绽放;秋沐和风飘荡,冬承严寒雪霜。
绿叶素荣槐香,淡泊世态炎凉;抱朴守真诚敬,俯瞰人间万象。

悲乎?曾有四槐同龄同庄,惺惺相惜相望。

幸乎?虽然世事动乱存亡,唯其独度沧桑。
其槐大义:处墙隅弄膏壤,抵挡骤雨风狂;身高大不张扬,呵护平安一方。

其槐大德:临古井伴磨坊,福佑百姓照攘;体粗壮显慈祥,不曾凌弱恃强。

其槐大仁:应时节槐花放,任凭采撷饱尝;崇高蕴含雅量,童叟共享清香。

其槐大爱:历千载耐苍凉,甘愿遮荫挡阳;丰茂泽被员庄,槐韵意味深长。
古槐灵光无限,育人良善无疆。
员庄赤子衷肠,恭孝先祖恩养。
修缮古井磨坊,简筑木棚低墙;
“古道家风”和畅,“从善感恩”益彰;毛院《槐园》滥觞,见圣贤于羹墙。昭示蒸蒸日上,众志振兴家乡。
可鉴社稷貌相,可知国运昌明;可助时代盛强,可佑百姓安康。
俎豆馨香,虔诚敬仰。
箕裘继往,长发其祥。

去了又去的地方,很多人说熟悉的地方旅什么游,采什么风?其实熟悉的地方未必没有风景,美丽和浪漫也未必都在远方。用旅者的心态去行走,巷子里也会很丰富,比如有人不远千里去看西湖,然后感叹道:这还没有咱孝义的八一水库大呢!这样的视角也不为过,但西湖真不以大为美,此处不宜长篇大论。

多次光顾贾家庄,尤其宋家大院。明清时期典型的四合院建筑,三进式结构。但每次都会有不同感受。比如有时进去时就一直琢磨小脚媳妇的爱情,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发生了吗?她情之所寄的人是为她盖起深宅大院的男人么,不仅混得风生水起,而且长的英俊潇洒,皮肤白白净净,着长衫马褂出行,高头大马为骑,好不威风!还是那位面朝黄土背朝天,挥舞着镰刀裸露出古铜色臂膀的邻家汉子,曾经手挽手奔跑在乡间小路上,毫不羞涩毫不掩饰就直呼其“哥哥”的男人?那个连脚都被裹残的时代,又有谁会在意一个小女子的情感,即使墓碑上也只写着某某氏,且男人的姓氏排在前面,此时我的思绪被打断。正好抬头看见二进院门上的砖

古院情结

□ 霍建伟

雕,精细精致不由让人发问,那些栩栩如生的砖雕到底述说着什么故事?文鸣会的景曜兄说,靠左那幅应是进京赶考图。仔细端详一番确实如兄所言,骑在马背上的男人身后还有书籍干粮等行囊。好吧,这位精明强干做买卖赚了银子盖起深宅大院的男人,一定有考取功名的愿望!你看那直冲云霄的飞檐,不就是他们深埋于心的远大理想么!

那日造访,寥寥数人。走进大院时看到一位女子身着仿古服,坐在木板上安静地目向前方,面前的方桌上放着一杯咖啡,还冒着腾腾热气,滚烫的焦苦味道浓郁。如果是奶茶我想会破坏了此刻独有的氛围,似乎茶叶也不合适。唯咖啡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她没有看书,也没有拨弄手机,就那么安静地坐着,若有所思,仿佛让我看到百年前的少妇也会像她这般在院落里端坐。没好意思看她的容颜,更不想搅扰她那份安静。相逢何必非相识呢,因此放轻了脚步,目光转向了窗花和木雕。总感觉这样的玩意更有温度,生活需要情趣,其实古人真的特别会生活,如今我们居住在水泥和钢筋混合而成的建筑物里,

更需要补充这份营养。别太着急地去搞明白每个图样是什么寓意,先感觉并吸收一下那份热爱与浪漫,足以让人身心都轻松自在,然后就像刚刚放轻放缓了脚步,你就会揣摩到古人的节奏,也是一份收获与快乐哦!从来没想到硬生生挖出什么意义,无端与武断会把特别惬意的生活节拍打击得支离破碎。

几代人去修建一座院落并不稀奇,他们的耐心与决心是干出来的。山西不缺院落,也不缺如此雷同的历史故事。时代不同速度也不一样,但精致是必须的!木头、砖块是一种语言,水泥、钢筋也是,怎样表达如何描述那肯定是人的事情了。因此每次去古建都会怀揣敬畏之心,虽说孝义院落没有晋中那么恢宏,但一样是倾注了勤劳与智慧的,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敬佩敬仰,况且行至院落,又让我与古人能有一次促膝长谈,更是欣慰,不由心生感恩!

采风的时候我会去,不采风的时候我还会去,有名气的会去,深藏于村落里的也会去,坐落于闹市的我也要去!没什么企图,也没有什么目的,看看走走愉悦身心。